

伦敦 — ALAC 工作 — 第 II 部分

2014 年 6 月 24 日（星期二） 16:30 至 18:30

ICANN — 英国伦敦

OLIVIER CRÉIN-LEBLOND: 欢迎大家回来。我们开始录制吧。大家下午好。希望大家都休息好了。我们准备开始。女士们、先生们，请！刚才休息了一会，但感觉像没休息一样。时间过得太快了，不过我们的确是休息了一会。好的，非常感谢大家。

欢迎大家回来。今天是 2014 年 6 月 24 日星期二，ALAC 工作第 II 部分。会议规则和之前一样。请在发言之前先说自己的名字。慢慢地说，而我有时没有做到，所以不要像我这样，还是请大家放慢语速。

现在我们开始下一部分。首先从我们所有工作组提供的反馈开始，接着是一项更新，然后是后面的步骤。今天参会的有研究院工作组、网络普通用户社交媒体工作组、技术特别工作组、机构群体区域性外展试点计划、能力培养工作组、国际化域名政策工作组、新 gTLD 工作组、网络普通用户 ICANN 可访问性特别工作组和网络普通用户指标分委会。

最后一件事是将 ATLAS II 主题小组整合到网络普通用户工作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几个主题小组，我们不得不在网络普通用户峰会之后将他们整合到我们的日常工作组。我希望这些主题小组成员能很高兴地加入正在开展工作的工作组。

事不宜迟，接下来由 Sandra Hoferichter 讲下研究院工作组的最新情况。早些时候我在涉及领导力培训计划的各工作组呆过，我看到要做的工作一直很多。今年，将在洛杉矶年度全体会议期间执行新的领导力计划。Sandra，幻灯片准备好了吗？是吗？交给你，Sandra Hoferichter。

注意：下文是一份由音频文件抄录而成的 word/文本文档。虽然抄录内容大部分准确无误，但有时可能因无法听清段落内容和纠正语法错误而导致转录不完整或不准确。其作为辅助文本随附于原始音频文件，但不得将其作为权威记录。

SANDRA HOFERICHTER:

谢谢, Olivier。在计划中已经宣布了,我想专门问下有关 ALAC 的问题,还想让所有 RALO 主席商定下一次领导力培训计划的参与者挑选程序。幻灯片准备好了,如果你刚刚转到第三张幻灯片。

今天,我们的工作组会议继续召开。这次的工作组会议令人满意。而我只想让大家快速了解一下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情况。Suzie,很好。如果你刚刚转到第一张,带圆点的那个。没错,今天我们从这里开始,要转到下一张幻灯片时,我会给你暗示。非常感谢。

我欠大家一次演示,因为我记得在新加坡的最后一次会议期间,我没有能给大家演示,当时是因为文件转成了 PDF,是真的看不到。大家可能还记得,我们过去将学术机构看作是金字塔模型,事实证明,这种金字塔结构不足以反映所有工作,不能很好地描述复杂的 ICANN 系统。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试点方案后,工作组和其他一些人已着手设计用于说明 ICANN 内所有学习工作的新形式。大家所看到的其实是目前正在进行或将要开发的不同计划。

我们有在线学习平台,它现已作为 ICANN Learn 推出。我们有一个领导力培训计划,第一次已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我们有伙伴计划。我们有 ICANN.org 的网站,它也是能力培养的一个重要来源。我们有来自支持组织和咨询委员会的专门计划,他们实施自己的小范围能力培养计划。请换下一张。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添加了不同的组，我们决定不去看这些小组是来自社群或来自利益主体团体，而是看他们是以何身份进入 ICANN 的，例如作为成员、新人、观察员、研究专家、贡献者、领导者、大使或工作人员。

如果你仔细想想，你其实可以在任何阶段进入和退出这个圈子。Yaovi Atohou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被分配过来的，或至少有一点，他是一位同事。后来我们成为了 ALAC 成员。他是一位贡献者和领导者，现在他是 ICANN 工作人员。他可能最终会成为一个研究员。什么？不，他还没有达到顶峰。他可以再去以新人身份加入新的社群。您可以在任何时候成为任何角色，这就是 ICANN 的美妙之处。请换下一张。

那么，这个工作组，我们都在探索如何找到自己的路。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你作为新人进来，你要记录所有“绿点”并参加所有计划，这会对你非常有帮助，你也许会以观察员身份离开这个圈子，最后又重新回来。请换下一张。

如果是以研究员的身份进来的，这也同样适用。你也许以研究员或观察员的身份回来，你也许以研究员或专家的身份回来。进入和退出这个圈子的方式各异，看待不同事物的方式各异。我不想讲太多的细节。Suzie，请放下一张幻灯片。

我只是想给大家快速介绍下情况。下一张，下一张。把它们全部跳过。再换一张。不是的，换下一张，下一张。下一张，对了。

现在，我想给大家快速介绍下已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的领导力培训计划，请换下一张。该计划将在洛杉矶举办。布宜诺斯艾利斯试点计划是一个为期四天的计划，有人说计划时间实在太长了 — 四天，让人离开自己的办公室和随后的 ICANN 会议。

我们将会从所有支持组织、咨询委员会，当然还有理事会中挑选 25 名参与者。这次将更多地建导技能培训与定位培训相结合。上次我们是分开进行的。头两天我们先开展建导计划，接下来两天我们举办定位课程。培训时间共四天。

从我们得到的反馈，参与者要求最好合并这两部分培训，这样可以在三天期间保持互动。因此，我们正在研究整合培训，将培训时间缩短为三天。

我只是想提醒大家 — 在我们就此找到共识后，这对我们要求参加计划的参与者将很重要 — 此次领导力培训的目标群体是新老领导，这意味着，（请换下一张）

如果你稍后看下参与者名单，你会看到像 Olivier 这样的 ICANN 老员工。他是主席，也是现任领导。而且我们也有类似 Rafid 这样的参与者，他是提名委员会任命的新任领导人。在这个计划中，新老领导的人数均衡很重要，因为我们不能只为新人提供这一培训计划。我还需要那些在 ICANN 内有工作经验的领导为新领导言传身教。

这是 2014 年的名额分配，这或多或少与 2013 年相同。我们大致给每个利益主体群体分配了两个名额，但 ALAC 除外，因为它有五个区，所以每个区分配了一个名额，GNSO 也在例外之列，因为他们拥有非常多样化的结构和两个机构以及相关社群，因此 GNSO 获得了九个名额。GAC 因为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也要求三个名额。

我们正在处理总共 29 个名额，其中部分人将不能参加。总是有人最后一刻取消计划。因此，我们预计约有 25 位参加者。请换下一张。

这个计划就是这样子。你现在看不到细节并不重要。这里只是告诉你计划将为期三天，包括互动式建导技能培训、分组会议、定位讨论会。三天的课程（即从星期三到星期五）采用全日制形式，并在 ICANN 会议之前于洛杉矶举办。我们不得不选这个日期，因为在星期六 GNSO 已经开始工作了，去年我们就有这个问题，他们不得不提前离开，真是太可惜了。请换下一张。

现在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在 ALAC 内商定如何挑选参加计划的参与者。他们呼吁在伦敦会议之后就出台申请程序。我们将邀请所有支持组织和咨询委员会根据所分配的名额将参与者名单发给我们。请换下一张。

正如我所提到的，我们每个区有一个名额。这应该在每个 RALO 和 ALAC 内决定，因为这是针对领导层级，仅针对 RALO 主席、RALO 秘书长、ALAC 代表等等。正如我曾说过的，新老领导的人数均衡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经验的领导人也被要求建导一场会议。所以，我们没有为领导力培训计划分配一个专门的培训师，但是我们要求有经验的领导人就他们非常擅长的主题给我们做一次研讨会。此外，我们还必须考虑提名委员会的人选，相关人选我们还不知道。请换下一张。

这是 2013 年来自 ALAC 的参与者名单。很遗憾，BERAN 没能参加，因为她没有及时拿到签证，但名单上其他所有人都参加了去年的计划。

我们当时的人数很均衡。Avri Doria 和 Olivier Crépin-Leblond 是经验丰富的领导者，Rafid 和 Leon 是提名委员会任命的新领导。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平衡，这样不仅反映了 ALAC 的运作方式和我们如何发挥作用，而且还可帮助新人快速上手。请换下一张。

关于遴选程序，去年对名单的讨论非常热烈。这样做不是很理想，但我们这样做了，这里我再次道歉。这是一个试点项目，我们必须加入提名委员会的人选，以某种方式保持平衡。

我看到处理这个问题的两种可能性。第一个是将人选问题丢给 RALO。我们要求每个 RALO 推选参加计划的参与者。我认为这里的问题或挑战是如何平衡新领导人和有经验的领导人之间的人数？例如，如果 RALO 选派了一个新领导人，但我们未能实现此计划所需的均衡人数，那么最终参与者可能是一群新人，不能真正对 ALAC 的利益作出贡献。

方案二是每个 RALO 提名两个候选参与者，一个是新领导，另一个是有经验的领导，然后 ALAC 最终决定选择谁，并保持性别平衡，保持新领导和有经验领导的人数均衡，也考虑提名委员会的人选。提名委员会的人选目前还不清楚。

我想问问在这一阶段是否有任何问题和意见。而且我想问一下我们是否可以商定其中一个程序。

OLIVIER CRÉN-LEBLOND: 非常感谢 Sandra。我没注意到谁第一个举手。就从离我最近的开始，然后到最远的。先从 Leon Sanchez 开始，然后是 Alan Greenberg，接着是 Eduardo Diaz。Leon，请发言。

LEON SANCHEZ: 谢谢 Olivier。Sandra，正如我们今天早些时候的会议上谈到的，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计划。我在想 ALAC 有五个名额，每个区一个，我不知道是否有增加计划参加人数的可能性，因为这很有用，例如，虽然我已参加了先前的计划。例如，Fatima，他也属于 LACRALO 区，但没有机会参加计划。

虽然我愿意与其他人分享所学知识，如果我考虑这么做，那么 **Fatimata** 将会自动失去参加下一轮计划的资格。所以我想知道是否可以增加名额，这样那些曾参加过计划和没机会参加计划的人可以分享彼此所学知识。

SANDRA HOFERICHTER:

Leon, Fatimata 当然可以申请，而且她还可以作为有经验的领导申请，所以这是可能的。我在与 **Heidi** 紧密合作，我知道预算非常紧张，多一个参与者就多些成本。增加参与者目前真的不太现实。

另一方面，我必须说，从暑期班获得的经验告诉我，一个 25 到 30 人的小组是最好的搭配。再扩大培训人数的话，就能像现在这样进行强化训练、召开分组会议了。

第三点是我们必须探寻其他群体的需求，因为如果我们可以确定五个名额的正当性 — 因为我们有五个区，我们就可以确定 **GNSO** 九个名额的正当性，因为 **GNSO** 的组织结构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要求六个或双倍的名额，或许十个名额，因为我们不得不给每个区两个名额，这样总共就会有十个名额，我想这对于其他 **ICANN** 机构群体是不公平的。

OLIVIER CRÉN-LEBLOND:

谢谢。抱歉。我刚刚回了一个邮件。到 **Alan Greenberg** 了吗？事情很紧急。事情很紧急。**Alan** 要发言吗？

ALAN GREENBERG:

谢谢。你又偷了我的麦克风。我要重申第一轮会议上的意见，只是现在我们不要以时间紧为借口。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参加了非常多的培训课程，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就是你建立一个池子，然后从这个池子里选导师和学员，然后用一个人换另一个人。

这种情况下我可以想象，在下次培训课程中，Olivier 是最佳培训师人选，但是来自欧洲的新提名委员会代表是培训的最佳人选之一。所以，如果真的只有五个名额可以用，我真的很想看到我们提名所认为最好的培训师，然后选择三个候选者或四个候选者或两个候选者，这样做的结果是不是设法按每个区分配一个名额，而是挑选能最好地利用培训的人。

这种从同一个池子选人并用一个人换另一个人的方案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说实话，我觉得没有意义。

OLIVIER CRÉN-LEBLOND: Sandra，你要回应一下吗？

SANDRA HOFERICHTER: 这里我想弄明白，我们是否对我们选人的方式有疑问？或者你是对有经验的领导和新领导在同一个班进行培训的方式有疑问？

ALAN GREENBERG: 我想，这两个问题要合并起来。我认为，我们应该决定，我们应被告知或者决定在培训师和学员各自人数或总数方面我们可以有多少人，然后挑选合适的培训师。因为一个培训师来自一个地区，我不认为我们应该自动排除该地区的学员。我认为这样没有意义。

工作针对的不是这种说法而是你说的情况，如果我们有五个以上名额，那么我们就需要十个名额。比如，我们需要两个培训师。那么搭配五个学员就是合理的，人数是七个，而不是十个。即使人数限定为五个，我希望看到在该序列中能合理地挑选培训师，然后挑选学员。

OLIVIER CRÉN-LEBLOND: 谢谢。后面还有人发言，Eduardo 先发言，然后 Wolf 再发言。Eduardo Diaz。请不要打断我。Eduardo，到你了。

EDUARDO DIAZ: 我的问题只和预算有关。我想弄清楚，你谈到这个预算时，所有这些人都去，他们每天会获得津贴。这就是我们正在讨论的，对不对？谢谢。

OLIVIER CRÉN-LEBLOND: Wolf Ludwig?

WOLF LUDWIG: 谢谢。谢谢，Olivier。听到之前的交流后，我在问自己为什么让生活变得如此复杂？一切都很简单。我们只有一位潜在的新候选人。在夏季，新 ALAC 成员由提名委员会来选定。所以，据我知道，这将是该地区的唯一新人，可能针对另一个职位选择另一个人。但是我们的机构群体只有一个候选人。

我们的机构群体，如在 EURALO，据我所知只有一个候选人。如果提名委员会从欧洲选择另一个欧洲人担任其他 ICANN 职位，他可能是第二个候选人。在我看来，这样不偏不倚将有两个候选人参加培训。

至于需要培训师方面，ICANN 有一大堆经验丰富的老员工。我们可以在五分钟内提出本地区的候选人，你们可以最终选出满意的候选人。其实事情是相当简单的，我们可以在八月份，就候选人最终选定时间和提名委员会的宣布时间，给出明确的答案。

OLIVIER CRÉN-LEBLOND: 谢谢，Wolf。我们现在要回到 Sandra。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希望征求一致意见或我们如何做这件事情，但我们必须继续，因为时间很紧。Sandra？

SANDRA HOFERICTHER: 谢谢 Olivier。我想大家对此有很多困惑，我只是想澄清一下。首先，我们不可能获得五个以上的名额，因为这个已在研究院工作组的内部进行商定，这也是在预算额度内，所以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第二点，混合搭配有经验的人和经验不足的人，并让有经验的人担任培训师的方案效果非常好。这个方案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期间讨论过。这实际上是该研究院的最佳成果之一。所以我们保留了这一方案。这个是没有办法改变了。

我们不谈培训师。我们不雇用更多的人，因为这使进修组变得更大了。去年我们的预算控制得非常严格，我们不得不想办法如何利用较低预算，比如我们要求有经验的人授课。但是最终，这种方案效果非常好，因为相比来了又走了的外聘培训师，进修组参与者之间的互动要热烈得多。

因为 Olivier 是进修期主持人，不能称之为培训师，而应该是进修期主持人。进修期间他一直和大家呆在一起，他们看到他讲课、介绍某个主题，大家来来回回找他。因此，这样的形式也将会保留。

Wolf 刚才说在欧洲我们会通过提名委员会挑选一个新人。对于 EURALO，当然我们可以决定只选派这个新人，我们没有适合这个计划的有经验人选。但是，如果碰巧所有其他区都这样做，“噢，我们也选派新人”，那么进修组中最终全部是新人了，而且这也没有遵循需要经验丰富的人参与的方案，这样在某些问题上就没有人能讲课了。

因此，我看到要就此程序达成一致意见，进修组、RALO 领导和 ALAC 领导层或 ALAC 所面临的挑战。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幻灯片，请回到我们最后演示的那张。是的，这一张，没错。我看到，第二个选项才是可能的解决办法。它可能不是最完美的方法，我们可能会在明年再次更改它，但是还得继续看看我的建议。

我提出了选择有经验的领导人和新领导人，并将人选最终决定权留给 ALAC 的建议，我想专门问下 ALAC 和 RALO 领导是否会同意继续以这种方式进行。我想我们必须在邮件列表上或每月例会期间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在这样的场合决定它。

我们不知道如何把握会议室的反应情况，或如何征求一致意见。

Olivier，在这点上，你也许可以帮我？

OLIVIER CRÉN-LEBLOND:

好的，谢谢。非常感谢 Sandra。我想我已经感受到了会议室的“温度”，那就是有点冷。只有五个名额和限制此方面的提议让人感到心灰意冷，因为网络普通用户机构群体将是唯一一个不得不出部分新人名额给有经验的人的机构群体。我没有看到其他机构群体选派有经验的人，而是新人。对不对？请继续。

SANDRA HOFERICHTER:

在我的印象中，我们有很多经验丰富的领导人。Mikey O'Connor、Thomas Rickert，他们都是老手了，实际上是他们提供了这一方案，因为 Thomas Rickert 今天在研究院工作组会议上谈到，他是有经验的领导人，他从其他人身上学到了很多，例如他们的工作方式、他们的履职方式。我们的新领导人可以从其他人那里学习。你们也是有经验的领导人。

OLIVIER CRÉN-LEBLOND: 谢谢, Sandra。好的, 让我们看看会议室的反应。我们来征求一致意见, 看看 ALAC 有多少人, 多少 ALAC 成员反对这项提议? 对于让有经验的领导人替代每个区无经验的领导人的五个名额提议, 网络普通用户表示反对。Tijani, 是吗?

TIJANI BEN JEMAA: 这是程序问题。共识不是关于这个。Olivier, 这是关于从网络普通用户选五个人的决定, 这是一个决定。

OLIVIER CRÉPIN-LEBLOND: 好吧, 如果让我讲完, 我也许可以让您充分地征求一致意见, 因为我要说明一下整个过程。我们有五个名额, 不管他们是否有经验。Sandra 已经提供了有关此计划的全部说明, 就网络普通用户而言, 我们这边是否同意整个计划?

现在我们可以投票或者征求一致意见。征求一致意见将只询问谁反对该想法, 如果有反对意见, 我不得不将这个问题踢回去, 然后我们必须专门就此召开一个专门电话会议, 因为我想可能还有一些未理顺的地方。我们先看看吧。Alan Greenberg?

ALAN GREENBERG: 我听到 Sandra 说, 多于或少于五个名额, 我们没得选。现在成了如何选择五个人选的问题了, 她提供了方案一和方案二。所以, 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对 Sandra 建议的方案一和方案二达成一致意见, 我们选择方案二? 我想这也是 Sandra 在问的。

OLIVIER CRÉN-LEBLOND: 好的。有没有人反对? Rafid Fatani?

RAFID FATANI: 不反对。我没有意见，支持 Sandra 的方案二。

OLIVIER CRÉPIN-LEBLOND: 好，谢谢。我们刚刚说.....好吧。让我们重新开始。让我们看看会议室对方案二的反应。现在让我们重新开始，非常感谢你。Sandra，请完完整整地重复下你之前说的方案二。

SANDRA HOFERICHTER: 方案二将包括每个 RALO 提名两个候选参与者。一个必须是新任领导人，另一个必须是有经验的领导人。最终将由 ALAC 决定每个区将派去参加此培训计划的人选，ALAC 还会同时考虑提名委员会的人选，以使新任领导人和有经验的领导人在人数上保持均衡。

例如，如果 EURALO 决定让我们派遣提名委员会的一名人选，无论我们是否知道该人选的名字，那么这是 EURALO 之间的决定，但是他们必须同时提名有经验的领导人。所以他们必须提名两个人，即使他们不知道新领导人是谁。

OLIVIER CRÉN-LEBLOND: 谢谢你，Sandra。Alan 要发言吗？

ALAN GREENBERG: 根据 Sandra 的建议，我支持方案二，但是那是基于提名委员会提名人选后我们决定人选的假设。例如，如果在加拿大，如果在北美，他们最终提名了一个新手，那么送去参加培训计划的这个人就是适合的。但是如果他们选派了一个参加过七年培训的人去，那么这个人选就是不合适的。因此，我认为我们需要能够推延时间，至少等到提名委员会提名该地区的人选。我们需要推延时间，直到我们知道该人选是谁。如果这个可以接受，那么我当然支持方案二了。

OLIVIER CRÉN-LEBLOND: 好，谢谢你，Alan。我们重新开始。征求一致意见，有人反对吗？没有人举手或反对。Fatimata Cambroneró，有问题吗？

FATIMA CAMBRONERO: 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最终决定应由，对不起。应该说英文。为什么最后决定应由 ALAC 而不是研究院工作组或 [听不清] 工作组成员确定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是由 ALAC 决定？

OLIVIER CRÉPIN-LEBLOND: 谢谢，Fatima。就我们所知，因为这是一个跨机构群体工作组，ALAC 必须对跨机构群体工作组开绿灯。因此，ALAC 必须对此进行投票。我相信 ICANN 的其他部分也需要实施类似程序。

SANDRA HOFERICHTER: 每个组都有自己的程序，我知道 Alan 的意思是说，我们等到提名委员会确定人选后再最后决定。我们为什么要在 ALAC 内决定呢？因为它只关注我们的利益主体群体，而不关注 ICANN 研究院工作组。它着眼于更广的层面上，我们不会为任何其他利益主体群体决定人选。他们自己选派人选。我们必须在 ALAC 内部找到一个处理此项事宜的负责任和透明的程序。

一个问题，Heidi，对 ICANN 工作人员的一个问题，我记得提名委员会挑选人选之后的行程安排是相当困难的。我们要确保 — 我想这也是其他社群的一个问题。我们应确保提名委员会人选宣布之后的行程安排是仍可行的，那么我们当时即可做决定。

HEIDI ULLRICH:

上次此计划的主要挑战和得到的主要批评意见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因为各种原因计划宣布的时间太晚了。而且，其他一些团体，如咨询委员会和支持组织，直到年度全体会议时才宣布人选。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

提醒一下，此计划不提供机票。仅提供住宿和津贴。如果一个新人被选中，在行程支持方面不提供机票，那么就有另一个问题需要考虑。

OLIVIER CRÉPIN-LEBLOND:

非常感谢。我现在打断一下。我们的意见征询已经拖的很晚了，这对在其他工作组之后来的人不公平。如果要讨论，我们在进行意见征询之后再开一个网络研讨会，时间是今天之后，也许是下下周，也就是七月的某个时候，到时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再征求一致性意见。我们没有听到任何反对意见，这个方案通过。谢谢。它不是一项动议，只是征求一致性意见，我们是否继续？

好，我们继续下一个事情。Dev Anand Teelucksingh，他在这里也跟大家谈谈网络普通用户社交媒体工作组、网络普通用户技术特别工作组和机构群体区域性外展试点计划审核小组。如果你能在十分钟内把这三个讲完，今晚你可以免费喝一杯，不含酒精的。当然，由Fayre招待。

DEV ANAND TEELUCKSINGH:

好吧，我不喝酒，这对我没有吸引力。

OLIVIER CRÉPIN-LEBLOND:

我说过不含酒精。

DEV ANAND TEELUCKSINGH: 我会尽力而为。我们先调出社交媒体工作组的幻灯片，非常好。下一张幻灯片，下一张幻灯片。

提醒一下，社交媒体工作组的工作是通过在社交媒体的持续存在，来提高 ICANN 网络普通用户机构群体的意识，并提高用户在机构群体的参与度。请放下一张幻灯片。

它的工作方式，也即是我们如何开展的工作，就是实施网络普通用户的社交媒体战略。在幻灯片上提供有该战略的链接，您可以查看演示文稿。它包含约 20-30 张带备注的幻灯片，内容相当广泛。请放下一张幻灯片。

社交媒体工作组的背景，它最初被称为策展工作组，之所以使用此名称是因为工作组的意图是进行内容策展。它是在 2014 年 4 月下旬至 5 月初成立的临时策展工作小组，并在 2014 年 5 月由 ALAC 正式批准。请放下一张幻灯片。

那么，社交媒体工作组的任务是什么呢？好的。它负责创建动态内容的模板，动态内容是来自 ALAC 公告邮件列表中的内容。这些内容包括意见征询、投票结果公告以及相关类型的动态内容。另外，我们还负责策划并起草一定数量的静态内容。静态内容包括能力培养信息、幻灯片等等，内容不会经常更改。请放下一张幻灯片。

我们还在 ICANN 面对面会议期间于社交媒体上报导相关新闻和事件，而且我们还通过社交媒体促进跨机构群体的互动。比方说，我们一直在与其他 ICANN 社交媒体帐户紧密合作。请放下一张幻灯片。

我们还将定期跟踪我们的关键绩效指标，并评估扩展其他社交媒体渠道的可行性。请放下一张幻灯片。

我们还会整理最佳实践和组织知识以及社交媒体管理经验。请放下一张幻灯片。

好的。因此，社交媒体工作组的成员来自各个区，包括外展分会、能力培养工作组、技术特别工作组。请放下一张幻灯片。

这些是来自所有五个区的社交媒体工作组成员。Glenn McKnight 打上了括号，因为他不是正式成员，但他做了很多贡献。所以，我加上了他。请放下一张幻灯片。

这些是我们的 Twitter、Facebook 和 YouTube 帐户。Ariel 已经展示了 Facebook 和 Twitter 上的一些帖子/推文。在 ATLAS II 峰会之前和此次 ICANN 会议期间，如果您访问这些帐户，你会看到它们这几个月里一直非常活跃。发的帖子/推文很多。结果很不错。请放下一张幻灯片。

好的。说说今后的工作和想法。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内容策展。我们也正在尝试以其他语言分享内容。我们将编写一些其他语言的推文和内容，发布它们，看看关键绩效指标如何。此外，评估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我们是否应该使用 Google+、LinkedIn？相关事宜正在进行。请放下一张幻灯片。

很遗憾，Ariel 不在这里，但是 Ariel Liang 在技术特别工作组设法最终确定社交媒体战略上真的帮了很大的忙。在此期间她一直工作很努力。实际上，因为 [听不清] 是社交媒体帖子/推文供稿工作人员，而 Ariel 实际负责 Twitter 和 Facebook 的帖子/推文的发布，每天发布两次，她一直很认真。现在，仅 ICANN 会议期间，这些帐户上就发布了相当多的内容。我想每天大概 10 条，也许甚至是 15 条帖子。

OLIVIER CRÉPIN-LEBLOND: 为 Ariel 鼓掌。

ALAN GREENBERG: 如果我们能正确拼写她的名字，就太好了。

DEV ANAND TEELUCKSINGH: 我会改正的。社交媒体工作组的演示完了。有任何问题吗？

OLIVIER CRÉPIN-LEBLOND: Dev, 我想我们没有很多提问时间。抱歉。所以, 我们不得不继续下一个。

DEV ANAND TEELUCKSINGH: 好的。好吧, 我就不管什么顺序了? 我可以加载 CROPP 审核小组。好, 你可以加载 CROPP 审核小组。CROPP 即机构群体区域性外展试点计划。ICANN 喜欢用缩写。我不知道要多长时间才出来。请放下一张幻灯片。

背景: ICANN 的社群常常在 ICANN 预算流程期间提出差旅请求, 而作为 2014 财年的一部分, ICANN 制定了此试点计划以支持外展工作。请放下一张幻灯片。

我们所拥有的是划拨五次个人区域性差旅名额给每个 RALO (五个)。资助的费用包括机票、住宿和每日津贴, 共三天两晚。因此, 所有行程均由“ICANN 社群差旅”预订。请放下一张幻灯片。

工作方式: 有一个网络普通用户机构群体进行审核和批准。我会用几张幻灯片讲讲这个。另外, 还必须获得地区利益主体副总裁的批准, 他之前在会议室。行程建议必须提前六周提交给 ICANN。同时, 出差人员必须在返程之后三个星期内提交行程评估, 说明行程目的和成果。

外展活动可以由多人参加。但是，每个出差人员均被视为已使用相关组织所分配的差旅名额。RALO 可以决定是一次派遣一个人出差，还是一趟旅行使用全部五个名额。

不可以“合并”或“分割”差旅费用。一个 RALO 不可以与另一个 RALO 共享差旅名额，也不能有类似的情形。差旅必须在同一地区内进行，并且必须在 ICANN 2015 财年结束之前完成。这意味着，必须要在 2015 年 6 月 30 日之前完成出差。下一张幻灯片。

我们如何利用这一流程？一些较大的 RALO 预算请求在提交给 ICANN 财务部之前要由预算分委会进行审核。CROPP 审核小组设立的目的是审核和批准 RALO 差旅请求，并实际向利益主体参与度地区副总裁进行确认，同时在差旅请求获得其批准后提交差旅请求给 ICANN。请放下一张幻灯片。

CROPP 审核小组拥有十名成员，两名成员来自各个 RALO，一名成员来自外展分委会、一名来自 ICANN 财务和预算分委会。请放下一张幻灯片。

这些是来自 CROPP 审核小组和各个 RALO 的成员。请放下一张幻灯片。

我们的指南与 ICANN 的 CROPP 指南相同，但是有一个关键要求。必须在出差之前八周提交差旅请求。这是因为 ICANN 要求提前六周提交差旅请求，但是我们还需要两周时间根据需求评估、评注和更新提案。同时还需要获得副总裁的批准。下一张幻灯片，我刚刚解释过，所以转到下一张幻灯片。

我可以将维客页面上的 2014 财年提案从头带尾看一遍，但我想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听不清] CROPP 审核小组成员和 CROPP 协调员 Janice Lange、Rob Hoggarth、Ken Bour。在 CROPP 邮件列表上，我们团队的邮件列表对他们发布意见很有帮助。我已与协调员联系过几次，试图改进 2015 财年流程，现在此流程更加精简了。2014 财年流程要求我们实际做大量的工作。我们必须设计自己的工作形式等等。CROPP 协调员注意到了这点，并极大地改善了该流程。

两项提醒。RALO 领导应与 CROPP 审核小组成员进行协调，因为时常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在 RALO 领导或甚至 CROPP 审核小组成员不知情的情况下，按照差旅要求随机派遣一名网络普通用户成员。认真协调。

另外，RALO 应考虑他们 2015 财年的差旅提案。这样从现在起到 2015 年 6 月 30 日之间有五个差旅名额。RALO 必须真正审视可能的外展活动安排，并认真思考如何分配名额，因为你可能不想过早地分配太多名额，你会发现在 2015 年 6 月 30 日之前有一次为期一个月的新活动。请记住这一点。我说完了。

OLIVIER CRÉN-LEBLOND: 非常感谢，Dev。我曾要求你将这个讲得有趣些，但不是像玩扑克牌，因为这听起来很像一个游戏。给大家三分钟时间，就这三个主题提问：CROPP 计划、社交媒体和技术特别工作组。Siranush Vardanyan?

DEV ANAND TEELUCKSINGH: 对不起打断下，我还没有讲技术特别工作组。你能让我先讲讲吗？

OLIVIER CRÉPIN-LEBLOND: 我以为你按顺序讲了，你在社交媒体部分谈到了相关内容，因为你确实提到了相关技术工作和 Ariel。

DEV ANAND TEELUCKSINGH: 没错。我尽量简短些。一分半钟。

OLIVIER CRÉPIN-LEBLOND: 请吧，讲完后大家再提问。

DEV ANAND TEELUCKSINGH: 好的。开始计时。没有关于技术特别工作组的幻灯片，我就口头说下。技术特别工作组的一个关键事情就是制定社交媒体战略。我们有一个临时的社交媒体战略，其中的内容正在通过 ALAC 公告邮件列表重新共享，但是社交媒体战略在此方面已经有巨大的改善。这是新加坡会议和此次会议之间的主要成果。

我们和 ICANN 的 IT 工作人员一起测试了 Adobe Connect 插件。ICANN 工作人员部署了 Adobe Connect 的拨入/拨出插件，我们也尝试了几款新的 Adobe Connect 插件。

我们做的其他事情之一是解决了维客翻译插件的问题。我们将要评估待安装的备选插件，但幸运地是，这个翻译插件有一个更新，IT 工作人员及时安装了该更新，并且让它在 ICANN 网络普通用户维客上发挥作用。

技术特别工作组的其他事情之一是，还要看看社交媒体工作组如何协调 ICANN 面对面会议期间的更新。我们正在使用称为 Slack 的东西。这是一个有趣的应用程序。我们不知道 Suzie 是否可以将它调出来。

Slack 的工作方式是我们可以沟通更新信息，通过 Slack 所谓的“渠道”群聊更新信息。我们可以建立组，按主题发布信息。而且一旦我们这样做，就会方便很多。我们曾研究使用谷歌电子表格，但是我们发现使用这个应用后，工作就方便了很多。有四个不同的候选人群聊组，我认为这是非常有用的，可能对网络普通用户非常有用。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同意，我们收到的电子邮件很多很多。这个应用可能可以减少过量的电子邮件。

在 LACRALO 翻译邮件列表中还有一个更新。我们一直在催促 ICANN 的 IT 工作人员。这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痛苦的问题。请再下点功夫。他们已经更新了 LACRALO 翻译来进行测试，测试正在进行中。他们刚刚在一周前发布了新的更新。这将是继伦敦会议之后的首要任务。我说完了。

OLIVIER CRÉPIN-LEBLOND: 谢谢，Dev。我的天啊，技术特别工作组一直很忙。我想，您可能漏了一个内容，就是 Adobe Connect 和 Linux 的兼容性问题。

DEV ANAND TEELUCKSINGH: 是的。谢谢提醒我。是的，的确，是有 Adobe Connect 和 Linux 的兼容性问题。我们注意到，很多人在 Linux 上使用 Adobe Connect 碰到了问题。我们已记录了一页和一些建议的解决办法。有一个记录的解决方法相当有效。大部分人使用这个修复方法可以使 Adobe Connect 会话在 Linux 系统下运行。这件事讲完了。

OLIVIER CRÉPIN-LEBLOND: 谢谢，Dev。对于这一点，我们要感谢一个特别的 [ALS] 和 Scott Sullivan。Scott，非常感谢 [掌声]。赞赏在我们机构群体中的知识。有人要提问吗？三分钟提问时间。Siranush Vardanyan，请发言。

SIRANUSH VARDANYAN: 谢谢，主席。关于 CROPP 计划的技术问题。你们有可在线提交的表单，所以每当有人提交表单时，所有信息都直接发到了 CROPP 成员那里。有没有可能 — 我们 RALO 碰到过，实际上这个没有预先获得领导的批准。有没有可能先建立这样的一个批准方式？它可以采用在线形式，但只要提交表单后，就会转给 RALO 领导？是否有一个由 RALO 批准的额外的空间或按钮？在 RALO 领导审查并批准后，我们可以在线审核，然后转给 CROPP。否则，CROPP 将会受到很多很多被拒绝的或不同意的表单。谢谢。

DEV ANAND TEELUCKSINGH: 谢谢。要回答这个问题，作为 CROPP 2015 财年的一部分，现在有一个起草差旅提案的维客空间。所以，一旦有人填写差旅提案草案，我们都可以看到它，并决定是否 — 嗯，很明显，我们也可以拒绝它，或是否批准它、修改它等等。所以不是我们如何 — 我们不必再使用谷歌表单了。这使得一切变得更简单了。

但是，我相信，对于草案 — 填写提案草案 — 仍只有 CROPP 审核小组成员可以进行。换句话说，实际上是没有办法提交任何提案的，除非 CROPP 审核小组提交。RALO 真的需要与 CROPP 审核小组合作。

OLIVIER CRÉPIN-LEBLOND: 非常感谢！三分钟的提问时间到了。现在轮到能力培养工作组的 Tijani Ben Jemaa 发言。

TIJANI BEN JEMAA: 谢谢 Olivier。在我讲能力培养之前，我想补充一下我对 CROPP 计划的理解，任何项目、任何行程均应事先由 RALO 批准，因为它是 RALO 的项目。我们拥有 RALO 名额。它不是为个人而设的。项目必须来自 RALO。这很明显。

回到能力培养。大家知道，我们在来这之前非常努力地在为网络普通用户组织准备能力培养计划，所以本次峰会的能力培养计划差不多准备好了。在我们根据网络普通用户组织的意愿选定主题后，我们准备了该计划，并在伦敦会议之前完成了七次在线研讨会。

我想这对网络普通用户组织而言真的很有帮助的。他们中的一些人积极参加了研讨会。其他人则没有。我可以理解，因为有时是时间安排等相关的问题，有时在研讨会期间有的人要工作，其他人也许还在睡觉。好的是，所有东西都记录下来，他们可以回头听听网络研讨会的内容，而且他们也有幻灯片。通常情况下，想参加但未参加的人可以回头听下研讨会，获取相关信息。

最初的评估我认为是很有用的，但是最终的评估在我们开会、工作组开会或召开电话会议后进行，在我们与 Gisela 合作完成评估表后，我们就可以告诉大家情况是好是坏。

这是能力培养工作组在过去几个月的重点工作。谢谢。

OLIVIER CRÉN-LEBLOND: Tijani，谢谢你提供了这个很好的报告。有问题吗？Maureen Hilyard？

MAUREEN HILYARD: 谢谢 Olivier。我只想问下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记录谁收听了网络研讨会？你谈到部分网络研讨会出勤率低，但是如果我不能参加，实际上我是使用了网络研讨会录音的。所以，有没有什么方式我们可以进行记录，这样你们可以更好地了解网络研讨会的用处或使用情况？

OLIVIER CRÉN-LEBLOND: 也许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归纳下，基本上网络研讨会有效下载的次数会被记录。Tijani?

TIJANI BEN JEMAA: 是的，我们会在该计划的最终报告中反映它。在与小组进行电话会议之后，我们将在评估之后尽快实施。

OLIVIER CRÉN-LEBLOND: 谢谢 Tijani。我想我们在两件事情上可以实现人工智能 (AI)：收集数据（当然是指出席网络研讨会的人数），同时要求 IT 人员确定录音下载的次数。事实上我知道，在讨论中，主题工作小组的一些人已经下载了录音，虽然他们错过了研讨会。所以，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好事。

好吧，我们继续。下一个人请靠近麦克风前，我们请 Edmon Chung 和 Rinalia Abdul Rahim 发言。我想 Edmon 是在会议室的。是的，在这里。对于国际化域名 (IDN) 政策工作组方面，Edmon 请发言。

EDMON CHUNG: 谢谢 Olivier。我发了几个备注，不知道 Suzie 是否能将它放上来，我还是继续往下讲。有三个涉及到国际化域名的并行项目。第一个是 IDN 变体 TLD 计划，第二个是普遍接受度计划，第三个是国际化注册数据。

对于第三个，国际化注册数据，实际上有三个并行领域。一个关注哪些方面、哪些数据字段应该国际化的专家工作组，这是关于 WHOIS 方面。一个关注翻译和音译的工作组。还有一项关于翻译和音译可行性的研究。所以，一共有五个。

这五个与 IDN 相关的具体事务正在同时进行，其中两个处于公众意见征询期。我建议大家给这两个事务反馈下意见，其中之一是由 ICANN 工作人员提出的路线图计划。我们在昨天的热门话题下也谈了这些问题。那是关于普遍接受度。我们有一些初步的意见，特别是关于机构群体参与和一些我们认为 ICANN 团队应该考虑积极主动开展的工作，尤其是为 IDN 准备好我们的系统，包括 ICANN，也包括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商。

这会有一个开放意见征询期，另一个是关于音译和翻译可行性的研究。这基本上是关于 WHOIS 数据，以及其中的哪部分数据应该国际化。如果要这样做，是否应该使用翻译或音译工具，谁应该承担此项转换过程的负担。

对于这个特定的项目，我们还没有很深入地了解它，但我想在任何情况下 ALAC 应该花点时间在其中一个方面的问题上，因为我觉得这涉及到我们应该关注的很多领域，特别是对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现在，我们只能使用 ASCII 字符提交 gTLD 域名的注册联系信息。这一系列的工作是调查人们使用自己的语言提交联系人数据的可能性，以及哪些人有这些资格、如何提交。这个项目的内容讲完了。

我们昨天已经深入讨论了 IDN 变体 TLD 计划，所以我不再讲这个问题了。基本上，我们呼吁更多的志愿者研究语言和文字，不一定是只针对差异，而是针对任何语言和文字。我们正在为根系统创建根语言表，这是 ICANN 的顶级域名系统。所以，我们邀请所有人参加，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一进程。我已经讲得够多了。

OLIVIER CRÉPIN-LEBLOND: 非常感谢你，Edmon。是的，这是真的呼吁志愿者加入，如果你能够以另一种文字书写，例如拉丁文字，请联系 Edmon。需要什么样的知识水平呢？

EDMON CHUNG: 在 IDN 变体计划中，对于特定语言表的计划，我们需要各种专业知识，无论是在政策层面、语言方面，还是技术方面。我们的设想是建立特定语言的小组，因此我们需要各方面的专家。在特定语言上很难说需要哪些人，但是再次声明，我们需要志愿者。如果你需要更多的信息，请给我或其他人发电子邮件。在 ICANN 网站上也有一个与这方面内容有关的大会议。

OLIVIER CRÉPIN-LEBLOND: 如果你没有语言学和技术方面的特定技能，但你实际上相当了解如何使用母语书写（我不知道，可能是语言 XYZ 文稿），仍然可以提供帮助吗？

EDMON CHUNG: 从我的角度来看，在这个时候是可以的。我们应该开始行动起来，因为事情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有懂特定语言的人已经开始行动起来，尤其是来自这个机构群体，那么我们就可以接触到实际的语言专家，因为我们认为这个时候应该先打开局面。

OLIVIER CRÉPIN-LEBLOND: 谢谢 Edmon。这正好印证我的观点。请 Sivasubramanian Muthusamy 发言。

SIVASUBRAMANIAN
MUTHUSAMY:

我是来自印度的 Sivasubramanian Muthusamy。Edmon，对于任务的普遍接受度，你正在研究 IDN 在应用层面的可接受度。技术层面上的 IDN。你是否还打算在人性层面上研究我所说的 IDN 普遍接受度和 IDN 普遍认可度？我想说的是如果有一个中文域名，我看不懂也不能使用它。这个工作组也会研究这个问题吗？

EDMON CHUNG:

首先，现在这个还不能称之为一个组。这是一个工作人员准备的路线图文件，我认为应该有一个意见征询期，在此期间我们应该作出回应。正如你刚才提到的，我们当然可以研究是否将这个问题添加到意见征询中。我们可以补充这一点。

不过，我想有两点。一个是关于人类感知方面。比方说，它在一个广告牌或海报上，我们是否能够辨认出它是一个国际化域名。这可能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另一个方面，你提到，说不同语言的人能够访问特定的域名，我认为这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当我们第一次讨论国际化域名时就讨论了很长时间，我们先将它放在一边。它可能不完全符合普遍接受度，但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哲学问题。

OLIVIER CRÉPIN-LEBLOND:

谢谢 Edmon。我知道会议室中有人能使用亚美尼亚文字写文稿，一些人会使用各种西里尔文字变体，我想我们可能还有几个人会使用希腊文字以及其他几种本地文字。所以，之后我会催促他们到你那里去登记。或者如果你有需要提前离开的话，可以找工作人员登记他们感兴趣的语言，然后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使用这些不同文字的很好的专家中心。

正如你所说的，重要的是要让这些文字呈现在路线图上，这样，即使你不是某个文字的专家，但当它在路线图上时，你会想“这是我们需要开展的下一项工作”，你也可以推动相关事宜，从你的机构群体得到帮助，并寻找相关的专家。非常重要。

下一个工作组是新的 gTLD 工作组。Evan Leibovitch，你只有一分钟左右时间？Evan，请发言。

EVAN LEIBOVITCH:

多个方面。谢谢 Olivier。作为在新 gTLD 中评估公众利益的方法和在新加坡会议期间我们提出的提案（利用所谓的政策咨询委员会作为替代），基本上，目前所做工作的核心是处理公众利益承诺的问题。PIC 和 PAB 也是如此。

在新加坡会议上，公众意见征询流程实际上已经出台。从那时起，意见征询就关闭了。我们收到了大约 25 项意见。通常情况下，工作人员会收集这些信息，并将它们做成可以细读的摘要形式。因为 ATLAS 等问题，工作人员已经忙得不可开交，所以我已经要求其他委员会尝试并考虑和阅读文件，因为基本上没有那么多的人看它们现在的形式，不会等摘要做完。我们仍然希望获得摘要，但是我已经等不及了。

所以，在这次会议期间我们不打算这样做，因为这里的一切事情都是围绕此次峰会，但不久后我们会再次召集工作小组，找出解决办法。我们收到的一些意见都赞成继续推进 PAB 模式。

在新加坡会议上，我们发现 GAC 的部分成员为我们提供了支持，帮助我们在 ICANN 推进这方面的工作。但是，我们注意到 GACC 现在参与了其他一些问题，这可能会使 PIC 问题搁置，虽然他们讨论了一些其他优先级更高的问题。

真实的状况就是如此。这一周都没有什么事。我们一直在征求相关反馈意见，工作组基本上将在这次会议后不久制定一个行动计划，以供 ALAC 考量。谢谢。

OLIVIER CRÉN-LEBLOND: 非常感谢，Evan。对 Evan 的报告有任何疑问？没有人举卡，我就当作没有问题了。感谢这个工作组所做的工作。现在由下一个发言。来自 ICANN 可访问性特别工作组的 Cheryl Langdon-Orr。我拿一个麦克风给 Cheryl？或者 Cheryl 自己拿下麦克风？我们继续。

两分钟或三分钟吗？我想你应该能在两到三分钟内讲完。这个和提名委员会。现在交给你了，Cheryl。

CHERYL LANGDON-ORR: 谢谢，Oliver。我准备好了。非常感谢给我一些报告一项举措的时间。现在，很多人在很多场合都听说了这项举措。这项举措是相对较新的东西，是在上次 ICANN 第 49 届新加坡会议的创立会议上才正式启动的。

尽管如此，事实上，大多数人是出于 ATLAS II，当然还有需要在 ICANN 会议之前开展的如往常一样的大量工作的原因，特别关注并着手于相关活动；同时注意到这两次 ICANN 会议之间的间隔不是很长，因此除了工作组的列表建立外，我们没有进行任何事项。这里不是对此道歉，只是说明一下以便记录下来。所以，有一个邮件列表。

如果任何人有兴趣，我的意思是对可访问性问题有兴趣，特别是因为它影响 ICANN 并帮助 ICANN 成为可访问性模式的最佳实践，那么请让工作人员知道，非常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工作列表。我们的工作列表是一些人或多或少地参与到我们工作中来的一个地方。我们的维客空间也是一样的，这个空间是公开和开放的。我也对所有有兴趣收藏我们维客空间的人表示鼓励，请继续关注我们的工作。

例如，我希望你知道，你可以在一个页面上找到此次会议的所有资源，因为这些资源存放在 Dropbox 上，通过上面的引用链接就可以访问。太棒了，现在已经有两页资源了。这一定只是我的计算机使用它的方式。两页的文档，非常容易阅读，就像我说的“适合残障人士的网络无障碍访问指南。”

这是工作主题的另一形式，我们工作组非常宝贵的成员之一 Gunela 将它们整理在一起，使 ICANN 网络普通用户拥有一个资源接口。这建立了一个可以接受的工作术语。在这方面，我们不建议突如其来的、令人惊异或新的东西，我们的建议是简简单单一页材料，你们自己的网络普通用户结构可能从中获益，更重要的是，将它传播给其他寻找自己的网络存在和网络空间的人们。我觉得你很可能发现这是极有价值的。

我也想提一下，Gunela 刚刚从 ccNSO 回来，他在那里做了一个非常短但非常清楚详细的演示。虽然 ccNSO 空间提供了这个 PowerPoint 的副本，Gunela，但是将这个材料放到此次会议的资源页面上，我觉得你会很高兴。因此，如果这可能是本届会议报告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我想这样说是因为 — 这是我的决定。让我们能在这里很清楚。我说过，每个人，包括工作人员都太忙了。所以我说，作为这个团体的主席，我们在此次会议期间没有召开会议。

尽管如此，有时间、精力和偏好的爱好者包括工作人员，我相信在星期四一点过五分有更多的精力以非正式方式收集资源。他们将可以找一个地方坐下来，喝杯咖啡、茶或一些类似的饮品，然后闲聊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尤其是我们做其他事情有什么用处或我们可以做哪些其他事情。我们是否该有一个一页或两页的指南？如果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那么特别工作组就可以完完全全地照着做。

我想感谢大家积极主动地做完了这个事情，但是提醒所有人这完全是非正式的。你所说和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会有约束力，所有这一切都是分享和关怀体验。这仍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尽管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举行会议，但是我们准备在洛杉矶开，因为与我们合作的 ICANN 工作人员非常希望在洛杉矶会议期间进行一项重点议题，如果我们在洛杉矶会议期间进行一项重点议题，那么我们在回来后三天内就必须开始工作。

这一部分讲完了。我们是否该转到下一部分？如果是这样，让我知道是哪一个。

OLIVIER CRÉPIN-LEBLOND:

你这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我只是想确保你不要在我讲话时打断我。我只是说 Christopher Mondini 就是你说的工作成员，Christopher 今天早些时候确实在会议室，当时你不在。非常热忱和雷厉风行的人。我们期待着这方面的一些进展。很高兴地看到在网络普通用户发生的这一切，我们必须对此表示赞赏。

是的。到下一个部分，这个部分也归你讲，这个部分你很了解。不，我们已经有衡量标准分委会，但没关系。是的，还是你来讲。轮到你讲了。

CHERYL LANGDON-ORR: 好的。我以为会 — 我知道他会这样做。我们不能有一点点的乐趣吗？今天傻傻的结束了。转到衡量标准。Maureen，你在会议室吧。你告诉我你会在其他地方。我想组一个双人团队，你们愿意在这里当观众 — 有现场观众和收听录音的观众 — 能看到我们两个。

因为衡量标准分委会是程序规则审查的一小部分，并且在有关的场合下已经让大家不厌其烦了，但衡量标准分委会目前是其工作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Maureen 负责衡量标准分委会三部分的工作，Dev 负责处理技术，Tijani 负责处理一般流程，并确保与大家都知道的 Alan 的工作进行协调，其他的程序规则审核工作组已投入工作，Maureen 一直在与大家沟通。

报告当前会议和上次会议完成的工作，那我是太笨了，事实上 Maureen 在此期间一直在做相关工作。所以，我不会拿别人的功劳邀功。我报告的所有工作都是这个女人的，所以，Maureen，你要不要给我们简短说下？

MAUREEN HILYARD: 谢谢，Cheryl。只是回顾一下，在新加坡会议上，我们建议了两项措施，一是关于解决 ALAC 程序规则中的期望，另一个是考虑 RALO 的顾虑，我是在咨询 RALO 时从他们那里收到反馈的。

我们决定了两个不同的措施：一个衡量出勤率，另一个衡量绩效。出勤率采用了非常复杂的技术方式实现了，这方面我不懂，Dev 清楚。他组织了这方面的事情。实际上，它衡量出勤率、面对面会议、在线会议、工作组成员和出勤率，不管是 ALAC 工作组还是其他工作组。所有这些数据会收集汇总到一个数据库，如果你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咨询 Dev。

现在我们转到绩效方面，这个是一 —

CHERYL LANGDON-ORR: 令人不爽。

MAUREEN HILYARD: 是的。“令人不爽”是个好词。我想我们讲完的报告实际上是由 ALAC 成员完成的，但是却由 RALO 负责。RALO 实际上决定时间期、频率和诸如此类的事情，因为这是 RALO 的决定。唯一的一点是我们会非常感兴趣。事实上，我们对 RALO 关于绩效报告期望值的决定是很感激的。

我想这样做，意味着我们将责任推回给了 RALO。在 RALO 中似乎有些顾虑，因为我们提出的期望可能有些超出了他们认为的合理范围。

我认为，虽然其间没有很多行动，但我们很感激 RALO 的一些反馈。这些反馈是关于你对 ALAC 成员报告他们的 ALAC 工作绩效、贡献、参与的期望。我讲完了。

CHERYL LANGDON-ORR: 谢谢，Maureen。不要走太远。她不会逃跑。现在还不要。我也想提一下，落到我们这里的一些事情实际上是关于网络普通用户组织的架构，以及他们需要继续保持的绩效真实性和绩效水平。

而且我们不会以任何方式忽略这个。所以反馈衡量标准和衡量信息、愿望以及你所在地区认为可以推进高效的网络普通用户组织架构的好措施。或实际上，所有地区应该进行这些方面的工作，或具备开展这些方面工作的能力，各个成员可以向我们提供反馈，因为我们很乐意成为所有这些方面的资源库。然后我们会尽量以较为统一的方式拿出一些可能回馈给各地区的東西。

这个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大部分的地区都知道，有这样的一些网络普通用户组织：它们有非常务实的措施，像电子邮件自动退信，该实体已经解散并且实际上已经不存在很久了，我们需要一个机制将它们从名册上除名。有一些非常简单我们都同意的事情，但是有一些我们将不得不在洛杉矶会议上处理一些未触及的问题。

但是这个将在地区层面进行，我们还需要不同地区之间的理解和平等对待，否则 ALAC 不能就网络普通用户组织的界定形成统一意见。这是 ALAC 的网络普通用户组织。它们只需要在地理区域上聚集形成区域网络普通用户组织。这个很大程度上与我们衡量标准工作组所做的工作有关系。

我想请大家将注意力回到 AFRALO 所做的原工作。我想，AFRALO 使用了非常聪明的方法看待这个问题。这个不见得是你需要剔除低绩效的实体。你可以修改低绩效实体的权利，从而允许补救工作或仅是改变情况，或事实上他们可能不想要这种权利，他们会很乐意在这个较低的绩效水平下作出贡献。

如果作为区域领导，你正在调查做事的方式，收到警告说我个人对 AFRALO 一直以来的言论感觉非常舒服，相比拿出非常类似的一套建议，你可以做得更糟。当然，我们最后将不得不拿出一套统一的建议，但是它似乎不仅非常人性化，而且方法很聪明，因为如果你必须去投票，它并没有给我们不好的东西，你会有法定人数的问题，你会有人数比例问题，你会有如何衡量绝对多数的问题，所有这些东西不会出现不利情况，因为 AFRALO 已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我知道这是几年前的，所以我建议回头看看这些最初的工作。

我还想花非常短的一点时间谈谈衡量标准，这是在 ATLAS II 活动中我们曾非常希望处理的事情，这些事情也许对你们所有人都很简单，例如出勤率。如果在会议室中我们当中有 15 个人，那么我们按照五个一组可以去三次，知道会议室中我们有 15 个人。如果会议室中有 115 个人，我们更有可能认为是 100 或 125。

我们一直在寻找比过去更容易的机制，在过去的机制中，我们没有登记表。这就是 ATLAS I 的工作方式。所有人围着几张纸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所以当人们填写自己名字的时候，我们整栋都没有什么瓶颈。在这个时代，考虑这样做是可笑的。我敢肯定，Scott [听不清] 只会想着那是多么愚蠢。

我们已经做的是 — 兼顾你的最佳利益，我会赶紧补充，提供你的代码，因为我知道，你们都在听。我应该做一个小测验，因为显然你们当中一些人没有做过。这些问答代码是当前的，它带有一个时间标记，假定在这个时候运行，只需要扫描它，就会显示什么人在会议上。这个系统还不完善。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干预式系统，而这不是其中之一。

我花了我生命中宝贵的 70 分钟左右时间来通过电子邮件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工作人员担心有些人有特殊的隐私问题，而我们以某种方式跟踪身份。

如果你的衡量标准团队告诉你，当我们说我们在计算人数时，我们并没有以跟踪方式采集任何身份信息，你可以礼貌地相信我们吗？其中的每个事项，我是否足以说清？让我再说一次。每一个人的这些 Q 代码是相同的。您会注意到每一个人，不管他们是否在 ATLAS。整个会议有相同的 Q 代码。所以，除非我们有 [听不清]

OLIVIER CRÉN-LEBLOND: 我以为我是特别的。

CHERYL LANGDON-ORR: 没办法，亲爱的。这让我很厌烦，我正在讲的时候打断我。因此，除非我们有 3,343 — 不，我们没有。其中的每一个，它只是一个水印。你不会被跟踪。它只是一个水印。

什么是可识别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特殊的志愿者，这是我们杰出的学员，ALAC 学员所说的，是的，他们会做到这一点。我们实际上能知道他们设备的 IP 地址，因为他们的设备已注册接受扫描。但是，上面每一个人都有相同的 Q 代码。不要害怕。如果这些系统上线，请给我们一些信任。我不需要浪费我生命中的 75 分钟时间，对担心这方面事情的人们有很多焦虑。让我们减少过激情绪，甚至从我开始。Maureen，你说。

MAUREEN HILYARD: 补充关于 ALS 衡量标准，我知道 RALO 实际上已经开始这方面的工作了。虽然 Cheryl 一直在说的系统非常一致的，而且一切都是一样的，ALS 衡量标准其中的一个方面也并不一定是一致的。它必须在你的 RALO 内保持一致。

我真的很感谢获得了 LACRALO 所使用的机制，通过这个机制，他们可调查出勤率、积极参与度、工作组代表性和投票权。他们已经有了措施。一些 RALO 可能不是很具体，但他们将有自己的措施。我认为并不一定要一刀切，[听不清]。我知道，APRALO 将会管理他们的措施。

CHERYL LANGDON-ORR: **APRALO** 按照共识运作。严格来说，这是我们的规则。让我们去投票是很了不起的，包括过去的这些很多选举。那里没有投票权。我们一致选出了六位领导人。万一你认为做不到，我们最终会按照性别在地理上三个三个地平衡分派。我们有来自远西、中部、东部以及南至库克群岛的领导。我们在南极洲没有什么，那真的不是我们的事情了。而我们已经有了三个/三个列表。所以您可以取得共识。

TIJANI，有一个问题。让我 [听不清]。

TIJANI BEN JEMAA: 谢谢，Cheryl。不是一个问题。是一条建议。对于 ALAC 成员，我喜欢这个报告，自我报告被作为绩效衡量或衡量标准，但我对此有一些问题。你知道努力工作的人在做报告方面是不擅长的。他们在工作。他们马不停蹄地忙碌着。那些不工作的人，知道如何通过报告让自己的形象变得很不错。

我喜欢自我报告，但之后是什么呢？仅此而已？如果仅是这方面的，它是不相关的。它没有任何意义。我们需要能够真正针对出勤率而提供的一些东西。我知道谁来了，把他们的名字放在 **Adobe Connect** 中就可以了。它不是真正的参与标记。

CHERYL LANGDON-ORR: 你先讲，我接着再讲。

MAUREEN HILYARD: 我只想说一句，我想这是我们提升到 **RALO** 的原因之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升到了 **RALO**。这将由你和你的 **RALO** 决定哪一种是最合适的。

CHERYL LANGDON-ORR: 关于这个问题，当然，很高兴开会不采用我们之前使用的手动扫描方式。这个相同的系统可以自动地扫描输入和输出。所有这一切都很好。这只是一个试验，而它可以高度自动化。但是它所做的就是能进能出，除非人同意。当然，我可以收集更多的信息，但是这会略有不同。

你是否能靠近麦克风些？我会尝试拿你的手持麦克风。对不起，伙计。好了，我们继续。我们拿到了你的手持麦克风。

GARTH GRAHAM: 抱歉。我打算提一个负面的建议，显然一些事情进行了很长时间，我还没有得到其中的部分背景信息。但我不得不说，想到以我听到的方式衡量绩效，感觉不是令人不爽，而是令人讨厌。而这种方式提到在志愿者组织中很大程度上是用来衡量自组织系统。

CHERYL LANGDON-ORR: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行列。

GARTH GRAHAM: 不，因为我不希望它成为那个样子。其次，在分布式系统中，我已经知道了衡量标准是什么。它将是一个幂次法则：80% 的工作将由 20% 的参与者来完成。我不需要数据证明这一点。

CHERYL LANGDON-ORR: 所以指出来了。下一个问题，很简单。Fatima？

FATIMA CAMBRONERO: 谢谢, Cheryl。我只说西班牙语, 因为很晚了。我知道, 衡量标准是混合 [听不清]。你提到说将这个问题由 RALO 决定, 我也相信这也是相当复杂的。

在我们 RALO, 我们看到有关衡量标准的电子邮件甚至没有回复。这些电子邮件提到: 我们想要为我们的 RALO 讨论衡量标准。甚至不回答。这个主题我们将带到我们的全体大会上。这是需要讨论的项目之一。我希望我们能够取得进展。

在报告方面, 如 TIJANI 所说, 我同意。到现在为止, 我没有任何时间来记录所参加会议的报告。我想知道我们是否可以分析这个, 可以建立一个更全面的报告, 说明我们所讨论的内容、主要结果是什么, 这样当散会后, 大家各自回去后可以有时间处理会议上定下的事项。

我真的很抱歉。这里有这么多成员, 我环顾四周但没有看到来自我的 RALO 的成员。只有两个人在我后面。我对此感到抱歉。我真的很遗憾, 因为我们现在正讨论的这些都很有意义。我真遗憾他们错过了。谢谢。

CHERYL LANGDON-ORR: 非常感谢你的提问。我想你完全说出了我们要继续完成衡量标准的原因。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我们会的。我们会将报告整理好, 回头发给大家。我们将会和 RALO 做更多工作。所以你们会更多地看到 Maureen。或许, 你们也会多见到我一点点。Dev, 你可以问世上最短的问题。如果没有, 我们的报告到此结束。

OLIVIER CRÉN-LEBLOND: 非常感谢你, Cheryl。停止讨论会议室与会者没有全部到的主题, 当然, 还有其他十个会议室, 我在其他会议室碰到过很多我们的成员, 这正是我要求他们去做的, 尤其是新人, 因为谈到网络普通用户, 所有事情都是关于网络普通用户, 不要这样, 你到这里是为了参加 ICANN 会议, 而不仅仅是为了网络普通用户。我想有一些需要大家了解的事情。

在回到 Cheryl 之前, 还有关于提名委员会的最后一件事需要一小会时间。就是关于处理这些主题工作组的整合问题, 我们与实际现有的相关工作组在伦敦会议和现在的所有讨论都是围绕这方面。常设工作组。有人打断了我。我已经添加了关于这些常设工作组讨论的链接。Wolf, 你想说点什么吗? 好, Wolf, 请说。

WOLF LUDWIG: 只是一个小小的公告。我没有看到 Evan 后面的 Jean-Jacques, 所以我不知道 Jean-Jacques 是否在会议室里。他在会议室, 那我不需要发表意见。让 Jean-Jacques 自己来说吧。

无名人士 (男): 请他现场发言。

JEAN-JACQUES SUBRENAT: 抱歉。我不明白自己要做什么。

WOLF LUDWIG:

就在前天我们的主题工作组总结期间，我们意识到我们触及了很多议题，并讨论了 ATLAS 等工作组以及其他一些现有工作组的长期战略。因此，我感觉这可能是合理的，即使在第二次网络普通用户峰会之初构思了主题小组，现在已经有这些卓有成效的全部讨论，我真的认为是有意义的。

我们不可能用五分钟时间在这里将此厘清。采用这种做法，真正反映在何种程度上主题工作小组可整合到现有 ATLAS 工作组，或在某些方面未涵盖的情况下，可创建一个新的常设工作组。

OLIVIER CRÉN-LEBLOND:

非常感谢，Wolf。事实上这正是我们将要做的。我看到 Christopher。

无名人士（男）：

一个很短的发言。如果可以通过这些临时工作小组的各种邮件列表发送邮件，告知他们参与者在哪里可以继续参与，我将不胜感激。谢谢。

OLIVIER CRÉN-LEBLOND:

非常感谢，Christopher。这正是我下一步想要做的。工作人员是否可以记录这一点。当然，主题工作组还没有完成他们的工作。据我们所知，部分工作组正在起草相关文件。其实，我想大多数工作组还在起草过程中。

根据每个工作组的建议，此后将还有一些跟进工作，因为一旦我们实际整合建议后，我们将知道作为一个整体的这些工作组在进行哪些主题。因此，我们将能够找出涉及到该主题的建议，并通过这一工作组予以跟进。

因此，有一些必须由 ATLAS 组委会完成的工作，ATLAS 组委会可以将它们列入日程，然后和大家一起跟进。我想问的是我们跟进主题工作组的时候，你们可以做志愿者。我们不能将你征募进常设网络普通用户工作组，然后说“要么做，要么等死。”但我们强烈要求的是，请考虑至少加入其中一个现有的常设工作组。

就这些工作组而言，并没有大量的工作，除了你从 Edmon 那里了解到的 IDN 政策工作组。但对于所有其他工作组，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步调行事。加入工作组是很好地融入网络普通用户的第一步。

我们还有 Eduardo。我想没有其他人了。还有 Suzie。Eduardo，Suzie，然后我们还有提名委员会的简报要讲。Eduardo？

EDUARDO DIAZ:

谢谢，主席先生，我也想建议在 ATLAS II 之后继续推进，我们采纳这些建议并通过多年的跟进，看看其中哪些建议实施了。所以等到 ATLAS III，我们可以说这些是有效的。谢谢。

CHERYL LANGDON-ORR:

如果可以的话，因为这个与我的投资回报率分委会密切相关，这也正是我们做的工作。更为重要的是，ATLAS II 的投资回报率报告（一个报告）不会在日历年结束后完结。它是日历年结束后的单一报告，它承诺在未来数月和数年拥有多个要点，因为你确实可以增加和减少活动。你可能无法快速增加活动，稍后可以增加一点点。

所以这方面我们必须做很多。这实际上现在需要成为一个观察简报。但此刻，我们必须回顾相关报告，例如主席在这些会议上的一年三次的报告，我们可以快速了解 ALAC 做了多少个政策简报，诸如此类事情，来从中挖掘数据。我们想要做的是确保，你也知道 — 我不是说教。实际上，我试图去影响其他人，不是你，因为我知道你知道 — 就是确保此次在 ATLAS II 之后继续关于 ATLAS II 成功的一系列适当的观察。

OLIVIER CRÉN-LEBLOND: 非常感谢，Cheryl。还有其他问题或意见吗？没有人吗？好的。我们继续下一个事情，提名委员会。回到你那里，Cheryl。

CHERYL LANGDON-ORR: 谢谢。Yrjö，你想过来和我一起坐在桌子一头吗？这样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两个人。好了，我们团队的人到了一部分。那好，我们一直在流失人员。

Yrjö 过来和我坐在一起，我会做我觉得该做的事情。这会增进我们的友情，你过来坐会显得更正式些。

OLIVIER CRÉN-LEBLOND: 如果我可以补充一点，也许可以将摄像头推远些，将我们三个人都加到镜头中，如果你希望友爱些。我不建议你再靠近。

CHERYL LANGDON-ORR: 我们可以。我们可以围着你。

OLIVIER CRÉN-LEBLOND: 试一试。现在，我们已经过了两分钟。

CHERYL LANGDON-ORR: 好的。相信我，我们不需要花太多时间。我们所希望做的，Yrjö，如你所知，Yrjö 和我现在以某种程度上更正式的方式和大家讨论，所以我会使用正式的开场白“大家好，我的名字是 Cheryl Langdon”或“你们当中一些人可能认识我”，并介绍 Yrjö，但是时间不允许。

大家欢迎。去年 Yrjö 是提名委员会的主席。今年我是提名委员会的主席。这个空位置是留给提名委员会主席的。因为在 ICANN 理事会确认之前，我们假设这个位置是当选主席 Stephane Van Gelder 的。我们假装 Stephane 在啊。

希望大家习惯我们这三张脸，因为在年中会议期间，也是目前的会议，似乎提名委员会的“工作”还远未结束。

周三早上，也就是明天早上，我们将做一个报告，这是一个非正式的报告，但是预计报告会十分详细。这个报告是关于我们的流程和我们所做的工作，以及今年我们为机构群体做的工作如何。欢迎大家过来。这将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在讨论结束之后，我们将要继续的是参与机构群体的工作以建立更好的模式。作为 ICANN 最终用户代表很重要的一部分，我敢说 ICANN 最终用户代表很重要的一部分 — 决定权在于你。我想建议，在完成事情时尽量获得最佳外部影响力、外部思想领导，你们当中部分人习惯了某些类型的企业管制、这些委员会和理事会的独立董事和领导类型。

我们将直接要求你以及其他的 ICANN 机构群体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更好的模式。我们已经在 Yrjö 的指导下完成了一个巨大的飞跃。我们可以认为我们已进一步挑战了极限，我敢确信 Stephane 期望继续使用这种途径。但这意味着从现在开始直到洛杉矶会议这期间，我们将与整个机构群体进行相对广泛的互动。

另一件事，你们现在必须为我们做的重要事情之一就是寻找或确认 ALAC 希望服务于 2015 提名委员会的成员。这是件重要事情。我们绝不会干涉，ATLAS 会在你们后面提供帮助。差不多了，主席先生。

现在你可以看看是否需要刷新你的人才库，或让你的人才库保存原样不变，你需要与为我的提名委员会服务的人员进行互动和沟通，了解他们是否愿意或能够继续下去，因为我可能已经让他们精疲力尽了。我讲完了。

OLIVIER CRÉPIN-LEBLOND:

非常感谢，Cheryl。我们可以有一个实际针对工作人员的操作项目，以发布注意事项给目前来自 RALO 的提名委员会成员。我完全是充满热情，不是吗？是的，听起来像。这必须由两个提名委员会的人专门处理。不知怎的，压力上来了。是的，确实是。我不太清楚该说什么。哦，亲爱的，我有些惊慌。不，我没有惊慌。好吧。

我在这里很讽刺。抱歉。这是一天中的英语幽默时间。没有 AI，对于提名委员会我们会后续跟进。对提名委员会有任何问题吗？

Jean-Jacques Subrenat?

JEAN-JACQUES SUBRENAT: 谢谢。过去两年我提过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今年有必要重新提一下。就是所谓的技能，这是理事会的一件大事。从这里、从我们代表的用户机构群体来看，我认为这个问题变得更加重要了，既然我们、ALAC 尤其是在 ATLAS II 的 ALAC，提出了用户利益或用户角度。

那么我的问题，也许我的意见是这样的：在过去我们见过多个例子，你的技能越多越强，风险就越大，这个风险可能是缺乏一个更重要的特质，例如诚实、独立判断，有能力参与公共利益的各方面，而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会计师，或是在世界最佳的账目审查员等。

所以我想再次提醒降低对唯技术论的兴趣，这个已经在理事会讨论了多年，例如，给一个具体的例子，当我在理事会时，我看到所有人都在讨论“我们需要一个有至少 1 亿美元到 2 亿美元预算的公司经理。”那么关于这个人的独立思想和非冲突特质却无人问津，我们看到过自律机制导致的一些非常不好的例子，因为这实际上是在将 ICANN 间接拉下水。

CHERYL LANGDON-ORR: 如果我简单些 — 我要说，谢谢你的陈述，但这不是个问题。这个事情我们曾听说过，今年与理事会管理委员会确实进行了协作，以确保理事会标准不会以任何方式被提名委员会成员查阅。

请记住，我们是领导团队，提名委员会的成员，ALAC 和其他派遣组织的人，他们实际进行任命工作。但是，我们从所有接收机构，包括理事会，清晰和明确地了解到这些不是要求。

这些都是一些可取的特性，事实上，不管我们被派遣到什么委员会，ALAC 或理事会，都需要在所有现有技能矩阵中看看它们，因为我承认，我很无奈 — 被部分人阅读，这是一个你有特殊情结的要求。你使用过的基金之一，基金管理人，但是有一个数字相当独享。

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接收方告知我们是将重要的还是可取的特性作为指标，但却未作为我们可以任命的唯一方式的检查清单。Yrjö，你想多说一点吗？

YRJÖ LÄNSIPURO:

好的，谢谢。这些技能不是唯一的一套规范，因为还有更通用和更重要的资格 — 你提到了其中一些，包括诚实、思想独立等等，事实上，你可以在章程中找到它们。而且我们假设，这当然是我们的第一个圣经。

OLIVIER CRÉPIN-LEBLOND:

非常感谢 Yrjö，也感谢 Cheryl 的简报。她告诉我不是一个简报，但事实上她给我们提供了所需知道的信息。

本次会议到此结束。最后我们还有几项事情宣布。首先，主题小组 1 集中到 Evan 那里去。我们有一个展会，它在半小时后开始吗？已经超过半个小时了。这个在 Sandringham 结束了。我相信这是今天早上的事情，我们与理事会今早去了此会议室。那是一个大会议室。

然后我们提醒大家，要穿 RALO 彩色衣服。我不完全清楚 RALO。我想黄色代表北美、蓝色代表欧洲、绿色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橙色代表非洲，红色代表 APRALO。穿上你的 RALO 彩色衣服，我们可以按机构群体轻易地进行区分。我们将有很多人在那里。

现场将会播放代表机构群体成员、非机构群体成员、非网络普通用户成员的音乐。届时将会相当有趣。有点像一个网络普通用户音乐之夜，除了 Nnenna Nwakanma 和 Wolfgang Kleinwächter 发表主题演讲外，Vint Cert 还会发来一个视频讲话。

时间定了，是 7:30 吗？七点半。请在这个时间之前到达，因为我想我们在这个时间尽快开始。除了这个事情，工作人员还需要我做些什么吗？没有。

我必须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会议，但首先我要感谢口译员，他们还要等 15 分钟时间。他们不得不应付今天下午的大量讨论，尤其是我们审查的所有工作组。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清单。

我也想感谢技术团队，他们的音频和视频工作做得非常好。真不错。

感谢大家。今天的工作会议到此结束。再见。

[会议记录结束]